

魏

書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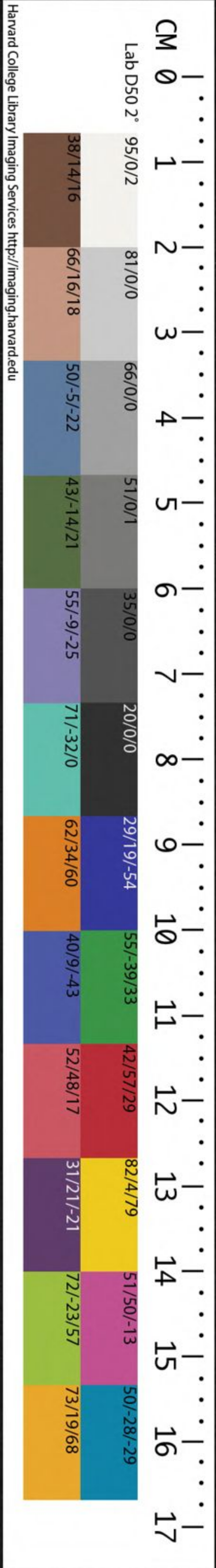
鈔

二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6 1933  
Jun

T. 2571/2124.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魏書文鈔

卷五

李順傳

延和初使尚書李順策沮渠蒙遜為涼王蒙遜箕  
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怒握節而出蒙遜追順於  
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  
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  
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  
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魏書文鈔  
卷五



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維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

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卹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



然豈獨涼民也順旣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悅

常侍李騫爲釋情賦曰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之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

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旣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修若參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蕤



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逢  
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維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  
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  
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  
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  
朝外闡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  
旣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  
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嶽而爲嵩同羽  
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  
一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  
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  
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  
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琢磨而成章乖  
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請觀於石室豈借  
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况蔡文之可望參四科  
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  
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乖所旣無懷於四  
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



等渤澥之乘鴈類九戩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  
朝市而閒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  
客於季彥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  
之拱已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閭人以  
望予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  
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  
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玉  
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橫流  
且其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碁峙睇三綱

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  
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牽役於宰  
朝實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棲屑願奮迅於泥滓  
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柁逆  
北風而結駢入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  
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  
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  
素之精微誠因閒而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  
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



間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  
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  
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襍雜之  
八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  
觴主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  
斯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  
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  
靄於近援起沈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  
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清之可蠲遂杖策緩  
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深泉張廣  
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柱奉綠水  
於危絃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世俗  
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  
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菰懸且自悲於  
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  
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  
比汗海而無紀喻江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  
索米而慙結運有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



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  
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  
負宸居北辰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  
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  
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  
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  
穆其唯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  
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  
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

紉戴會弁之如星非巡瀆以窺井信夕惕而懷驚  
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炯誠以周旋抱  
微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恒興言於寵辱思散  
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睠疎傳以徘徊望申公  
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  
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  
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援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  
升箕供暮餐於沆瀣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醨而無  
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鷓鴣之



可賦鴻鵠之爲詩哉

刁雍王慧龍傳

和平中平南將軍刁雍表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况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脩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

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反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



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絕象魏之章簫韶來  
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  
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  
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  
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  
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  
不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  
鸞以陟岱宗陪羣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  
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  
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  
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繇禮樂  
不興王政有缺致也臣聞樂繇禮所以象德禮繇  
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  
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  
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

西河太守刁雙初爲中山王熙所知賞熙誅熙弟  
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切略乃謂雙  
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刃相託卿雖厚



恩久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難保脫萬一發覺  
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吾出境便是再生之  
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死所  
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

寧南將軍王慧龍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旅南  
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効命誓  
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  
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  
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  
足藏髮齒而已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

### 陸侯傳

時高祖欲南伐征北將軍陸叡表曰臣聞先天有  
弗違之天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目竊  
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  
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拒又  
南土昏霧暑氣鬱烝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  
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  
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



徑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讐寇羸弱之  
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敝之兵討  
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政欲曜  
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橐旌卷  
施爲持久缺

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內

念之虞缺

役修禮華區諷風雒浦然

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  
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  
以左馳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  
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効其餘力  
乘流而下勢勝萬倍蕞爾閩甌敢不稽顙豈必茲  
年競斯寸尺惟願顧存近勅納降而旋不紆鑿輿  
久臨炎暑高祖從之

時獻與元丕以構逆賜死高祖謂僕射李冲等曰  
省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  
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也謀反之  
外皎如白日耳冲表曰臣等徼逢幸會生遇昌辰  
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



寵終古無比莫大之施萬殞靡酬而獻不識乖犬  
馬心同梟獍潛引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  
萬殞獻結釁在心陰構不息間說戚蕃擬窺乾象  
雖覩休平未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  
跡實爲賊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窺擾  
并夏測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  
其若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爲下之恒  
分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况曲蒙莫大之恩獎以  
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奸逆求情推理罪  
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獻三斷之骸還  
丕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延天眷  
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詔再申齊  
信之恩重喻皎日之旨伏讀悲慙唯深愧惕

源賀傳

景明中涼州大中正源懷奏曰南賊游魂江揚職  
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  
崇信姦回昵比闔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  
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



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  
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  
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  
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  
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霆  
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  
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  
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勅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  
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  
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  
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  
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  
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

時蠕蠕亡遁懷至恒代相地佈策上表曰蠕蠕不  
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  
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  
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  
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



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  
鳥宿禽居之徒親較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  
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  
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蕃北固高車  
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  
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簡行要  
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  
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  
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  
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  
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  
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

源子恭初爲主客郎中值梁亡人許周來投子恭  
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  
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  
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  
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  
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



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  
喆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  
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  
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令不存雅道逼  
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  
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官志願嵩嶺者初屈之日卽  
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而乃廣尋知己遍造執事  
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傭  
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養性逍遙而已  
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清華名位高達計  
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孤迥設使當時  
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家貲產業應見簿歛尊  
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怡然嘗無憂感若無  
種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投  
化推究二三真僞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  
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

正光初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  
臺望氣軌物之德旣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



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  
民至如郊天饗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  
酬膺下土達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  
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  
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雒食  
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  
是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  
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  
平之中始創雉構基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  
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  
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卽加葺繕侍  
中領軍臣义物動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  
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縮曾無定準欲  
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成  
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  
動卽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  
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  
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



土爲山頓於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  
子來之歌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  
兼之牽役廢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輟創禮之重  
資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  
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  
經綜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蒼  
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

史鈔一百  
八十七終

魏書文鈔 卷六

史鈔一百  
八十八

郟範韓秀傳

宋將沈文秀奉牋歸款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遣援  
之左司馬郟範曰桑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  
江南青土無墳桓之累擁衆數萬勁甲堅城疆則  
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竟何所畏已  
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幣厚  
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旣進無所取退  
逼疆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



陽下梁鄒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  
不壺漿路左以迎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  
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裁  
能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尅殄意在先  
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虛歷城  
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旣據東陽爲諸城根  
本多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衆則無以懼敵  
心脫文秀還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爲其所挫梁  
鄒諸城追擊其後文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  
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無全理願更思審勿  
入賊計中白曜乃止

延興中尙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  
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僉以爲然參征  
南軍事韓秀獨謂非便曰此蹙國之事非闕土之  
宜愚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隣疆寇而兵人  
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營置戍足以自全進  
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徙就姑臧慮  
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脫引寇內侵深



爲國患且敦煌去涼州及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  
有闕一旦廢罷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  
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及近諸戍則關右荒擾烽  
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

劉休賓傳

高祖幸方山劉文曄大言於路側曰求見聖明申  
宣久屈高祖遣尚書李冲宣詔問曰卿欲何言聽  
卿面自申盡於是引見文曄對曰臣之陋族出自  
平原往因燕亂流離河表居齊以來八九十載真

君十一年世祖太武皇帝巡江之日時年二歲隨  
外祖魯郡太守崔邪利於鄒山歸國邪利蒙賜四  
品除廣寧太守以臣年小不及齒錄至天安之初  
皇威遠被臣亾父休賓劉氏持節兗州刺史戍梁  
鄒時慕容白曜以臣父居全齊之要水陸道衝青  
冀二城往來要路三城岳峙並拒王師白曜知臣  
母子先在代京表請臣母子慰勞臣卽被先帝詔  
遣乘傳詣軍又賜亾父官爵白曜遣右司馬盧河  
內等送臣母子至鄒臣旣見亾父備申皇澤云吾



蒙本朝寵遇捍禦藩屏尊卑百口並在二城吾若  
先降百口必被誅滅旣不固誠於本朝又令尊卑  
塗炭豈堪爲人臣以奉大魏乎汝且申吾意白僕  
射降意已判平歷城卽率士衆送款軍前旣尅歷  
城白曜遣赤虎送臣并崔道固子景業等向梁鄒  
亾父旣見赤虎之信仰感聖朝遠遣妻子又知天  
命有歸擁衆一萬以城降款乘驛赴臺蒙爲客例  
臣私釁深重亾父以延興二年孤背明世血誠微  
心未獲申展如臣等比並蒙榮爵爲在事孤抑以  
人廢勲高祖曰卿訴父賞而卿父無勲歷城齊之  
西關歸命請順梁鄒小戍豈能獲全何足以爲功  
也文曄對曰誠如聖旨愚臣所見猶有未申何者  
昔樂毅破齊七十餘城唯有卽墨獨在此豈非根  
亾而條立且夫降順之人驗之古今未有不繇危  
逼者故黃權無路歸欵列地封侯且薛安都畢衆  
敬危急投命並受茅土之爵論古則如彼語今則  
如此明明之世不及比流竊惟梁鄒嚴固地據中  
齊粟支十載控弦數十萬方之升城不可同日而



語升城猶能抗兵累旬傷殺甚衆若臣亾父固守孤城則非一朝可尅高祖曰歷城旣陷梁鄒便是掌中何煩兵力對曰若如聖旨白曜便應窮兵極意取勝俯仰何爲上假赤虎之信下銜知變之民高祖曰卿父此勲本自至少以卿才地豈假殷勤對曰臣亾愚六蔽文武無施響絕九臯聞天無日遭逢聖運萬死猶生愚頓理極再見無期願賜矜察高祖然之

房法壽傳

著作郎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該典略舉其切於世教者問王者受命木火相生曰五精代感稟靈者興金德方隆禎發華渚水運告昌瑤光啓祚人道承天天理應實受謝旣彰玄命若契相生之義有允不違至如湯武革命殺伐是用水火爲次遵而不改旣事乖代終而數同納麓逆順且殊祥運宜異而兆徵不差有疑符應

問禹以鮌配天舜不尊父曰明明上天下土是冒道高者負辰四方神積者郊原斯生是以則天不



能私其子紹堯不敢尊其父鯀既罪彰於山川受  
殛於羽裔化質與鱗甲爲羣銘精不能上乘箕尾  
而厚尊配於國陽當升煙之大禮苟存及躬以亂  
祀典降上帝爲罪鬼之賓奏夾鐘爲介蟲之樂奉  
天之道不乃有淪乎

問湯尊稷廢柱曰神積道存異世同尊列山見享  
綿紀前代成湯革命承天當愆陽之運不思理數  
之有時黜元功於百世且畢箕感應風雨異徵尊  
播殖之靈而邀滂澍之潤升廢之道無乃謬與若  
柱不合薦虞夏應失之於前如以歲久宜遷百神  
可計日而代求之二三未究往旨

問湯尅桀欲遷夏社爲不可武王滅紂以亳社爲  
亾國之誡曰神無定方唯人爲主道協無爲天地  
是依棄德弗崇百靈更祀周武承天禮存成秩升  
后稷當四圭之尊貶土祗隔牲幣之享就如言之  
稷稟靈威誠允聿追之宜社非商祖孝孚乃考之  
咎殷鑒致誠何獨在斯

問易著革命之爻而無揖讓之象曰玄黃剖別人



道爲尊含靈佇化故義始元首是以飛龍啓徵大  
人載就及理運相推帝圖異序虞賓以爲善終順  
守有慙未盡不顯揖讓之象而著已日之美豈可  
兆巨釁爲貽厥之謀訓萬世而開安忍之缺求之  
反衷未識理恕

問周禮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爲明竈焉曰王道  
貴產法理尙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  
禮經寶其仁是以祿父巨釁殷禮不輟三監亂德  
蔡胤猶存罪莫極於無上逆莫甚於違天行天辟  
禍不及族理正刑愆止於身何惡當參夷之禍何  
戾受淪殄之辜

問儀禮繼母出嫁從爲之服傳云貴終其恩曰繼  
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德名義以興兼鞠育有  
加禮服是重旣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爲  
鬼他族神道不全何終思之有方齊服是追哭於  
野次苟存降重無乃過猶不及乎

問禮記生不及祖父母父母稅喪已則否曰服以  
恩制禮絲義立慈母三年孫無總葛者以戚非天



屬報養止身祖雖異域恩不及已但正體於下可  
無服乎且縞冠玄武子姓之服縗練之後纓經已  
除猶懷慘素未忍從吉况斬焉初之創巨方始復  
弔之賓尚改緇襲奉哀苦次而無追變孝子孝孫  
豈天理是與

問左氏傳齊人殺哀姜君子以爲不可曰受醮從  
天人倫所重保育異宗承奉郊奠而乃肆極昏淫  
禍傾合卺之尊怙亂無終殄滅誕鞠之愛齊桓匡  
翼四方正存刑矩割不忍之恩行至公之法方生  
貶違以殺爲甚而神道幽默禍降未期雖窮勃履  
朝臣不宜糾旣事反人靈咎將有所施之取衷孰  
爲優允

問公羊傳王者之後郊天曰神不謬享帝無妄尊  
介邱偏祀猶不歆季氏之旅昊天至重豈可納廢  
饗之虔唐虞已往事無斯典三后已降始見其文  
揖讓之胄禮不上通昏瑜後燼四圭是主此便至  
道相承乾無二統統風旣詖玄牡肆尊禮不虛革  
庶昭異聞



問穀梁傳魯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  
牲傳曰乃者亾乎人之辭也曰樂以觀風禮爲教  
本其細已甚民不堪命齊不加兵屈於周典僖公  
魯之盛君告誠虔祀穆卜迎吉而休徵不至若推  
咎於天則神不棄鑒歸愆於人則頌聲宜替既命  
龜失辰靈威弗眷郊享不從配天斯缺卽傳所言  
殆非虛美何承而制

問尙書胤征羲和詰其罪乃季秋月朔辰弗合於  
房曰衡紀不移日月有度炎涼啓辰次舍無代履

端屢臻歸餘成閏是以爰命羲和升準徂節使晷  
數應時火流協運致望舒後律耀靈爽次卽官缺  
永容可爲愆玄象一差未成巨戾且杪秋豈回星  
之辰授衣非合璧之月叙食弗當積失加誅律度  
暫差便邁殄絕仁者之兵義不妄興王赫斯舉將  
有異說

問毛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曰日月次周行舍有常分至之候不爲愆咎今同  
之辰而爲深戾者專以金木相殘指日成釁推步



不一容可如之若謫見正陽日維戊午生育相因  
猶子歸母但以陰陽得無深忌乎若爲忌也朔亦  
應爲災如不忌也辛卯豈獨成醜且舉凡之始以  
屬月時繫之在日有爽明例義不妄構理用何依  
問論語河不出圖泣麟自傷曰聖人稟靈天地資  
識未形齊生死於一同等榮辱於彼我孔子自生  
不辰從心告齒樂正旣修素王斯著方興吾已之  
歎結反袂之悲進涉無上之心退深負杖之懼聖  
達之理無乃缺如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合成十卷  
奏上廢帝覽而嘉之

薛野豬蘇湛傳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在其私用常苦  
饑寒鎮將薛虎子上表曰臣聞金湯之固非粟不  
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  
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  
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  
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八十二匹卽  
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論之於公



無毫釐之潤語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  
軌度公私相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  
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  
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  
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賴植餘兵尙衆且  
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  
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之  
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吞敵  
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以彊漢  
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增山海高  
祖納之

蕭寶夤稱兵反令姜儉報郎中蘇湛湛舉聲大哭  
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  
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  
乃欲乘人間隙有不臧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  
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  
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省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  
輩計較辦有成理不堪恐荆棘必生庭閣願乞骸



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人寶彘聽  
之及寶彘敗莊帝徵補尚書郎謂湛曰前聞卿答  
寶彘甚有美辭爲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雖言辭  
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然臣與寶彘周遊  
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  
悅

盧玄傳

高祖議伐梁祕書盧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  
篇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

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爲武弗勝有虧威德明  
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敵卒一  
萬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瓦解勝  
負不繇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  
制孟德矣魏旣并蜀迄於晉世吳介有江水居其  
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  
載逮孫皓暴戾上下攜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  
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  
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



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力其猶運山壓  
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  
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嶽則天下幸甚  
率土戴頌省詔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塗三聖殊  
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  
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有繇矣英明之主或以同  
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  
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愆焉定火之雄未聞不  
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懼且曹操勝袁蓋繇德義內  
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敝卒之力疆十  
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義之師  
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  
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成  
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  
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  
水旱之運未必繇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深錄誠  
心勿恨不相遂耳



時雒陽獲白鼠尚書盧昶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  
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  
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  
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  
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誠比者災氣作沴  
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  
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  
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  
讜敢布庸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

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唯常理此外徵  
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  
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  
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  
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  
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  
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閉蠶饑莫  
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  
襁褓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



絲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  
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  
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  
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  
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  
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  
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  
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  
願陛下垂獻詰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  
庶政引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  
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姦回貪佞  
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  
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史鈔一百  
八十八終

魏書文鈔 卷七

史鈔一百  
八十九

高允傳

恭宗在東宮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著作郎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亾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唯帝難之尚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亾之際莫不繇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儁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

允表世祖曰往年被勅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



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竝載其事  
以爲鑒誠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  
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  
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  
以危亾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  
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  
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  
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  
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

允與游雅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  
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  
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嘗見是  
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  
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云高  
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  
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  
戰不能一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  
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



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  
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  
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  
階長揖繇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  
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  
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  
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允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曰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周  
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  
繇來之常義魏自神麈已後宇內平定誅赫連積  
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盪涼域殊  
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  
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  
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  
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以徵玄等乃曠  
宮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  
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



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彫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於懷齊矜於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

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干霄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掬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纛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竝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鑛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茂祖炁單夙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仕不苟



進任理棲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  
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竝  
參幕府俱發德音優遊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  
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  
受班同舊臣位竝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  
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寔  
邦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  
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  
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唯作傳垂  
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  
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綢繆典  
誥時逢險艱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洽  
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  
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  
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  
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  
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



響九臯翰飛紫冥頻煩省闈亦司於京刑以之中  
政以之平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噐成非  
假靡矜於高莫耻於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  
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  
詩以訊忠顯於辭理出於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  
領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  
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  
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  
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被滯義渙此潛  
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  
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刑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  
而能責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  
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綱柔  
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萃衡門俱漸  
鴻翼發憤忘食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於式失  
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  
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



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  
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  
而執兢屈彼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  
帝道用光邊土納慶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  
忠才盡其繁體襲朱裳腰紉雙佩榮曜當時風高  
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  
襟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亾奄垂靜言思之  
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其  
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照臨萬國禮  
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  
稟政在蕃往因時 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  
言招亾聚盜醜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蹶乃詔  
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詩虔劉肆  
陳斧鉞斧鉞暫陳馘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  
元兇狐奔假息窮豎爪牙旣摧腹心亦阻周之忠  
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  
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歿生歿蒙惠人欣覆育理



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  
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  
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  
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

太和初允上酒訓曰臣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  
以爲酒訓臣以朽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  
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  
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  
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

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  
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  
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  
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恫恫  
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爲饗也  
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  
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  
而儀不忒非繇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  
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繇人不在數



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亾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  
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  
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  
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  
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  
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  
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  
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  
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  
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嗟如  
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  
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  
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  
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  
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  
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  
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  
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



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  
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  
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  
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  
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  
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  
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  
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

允據律評刑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臯陶至  
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  
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 慕容白曜傳

時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進攻歷城城將堅守  
不下白曜乃爲書以喻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  
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  
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  
深覩存亾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欵委以南蕃  
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



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  
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於淮海莫不  
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  
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歿亾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  
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  
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  
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  
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悅爲  
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  
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  
卒所能擬抗况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  
陵政不出閩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  
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虺螫手則  
斷手螫足則斷足誠恐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  
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  
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

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  
啓牢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



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  
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闡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  
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  
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  
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  
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雒大功亦舉讒  
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  
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  
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  
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  
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  
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  
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  
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萬杖鉞一  
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  
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  
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



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  
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  
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旣久  
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  
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  
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弭旆効順軍門  
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次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  
吳風偃荆漢及青州尅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  
齊克定逖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

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  
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算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  
力矣及氛翳旣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  
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僞  
亂真朱紫難辨傷夷未瘳合門屠戮鴻勳盛德蔑  
爾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  
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蕃折衝敵  
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  
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旣夷身膺



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且于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按鉞在所莫不殉忠歿難効節奉時此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况僭逆阻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膽俱喪亾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爲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宰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勲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歿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獎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歿



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覽狂  
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 宗欽傳

宗欽初仕蒙遜上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  
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巔而能  
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垂  
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  
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  
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姒羿

喪以田險設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  
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  
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  
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  
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  
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  
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莞獨猶懼思不逮遠明  
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符天祿



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欽入國後拜著作郎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  
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  
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垂  
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  
異訓詔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  
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  
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旣深情期往返思遲  
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

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  
久矣王途一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  
下兼愛爲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  
執翫反覆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  
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  
旣承雅贈卽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  
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



魏書文鈔 卷八

史鈔一百九十

李孝伯傳

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給事中李安世乃  
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  
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  
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  
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  
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  
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



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  
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  
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  
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  
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  
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  
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  
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  
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  
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覲  
覲守分之士永免於陵奪矣高祖深納之

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司徒李瑒上言曰禮以教  
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  
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  
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  
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  
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堙滅大倫



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  
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  
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  
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

### 李冲傳

時召雍涇岐三州兵擬戍南鄭尅城則遣僕射李  
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羗夷自西師出後餉援  
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  
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

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  
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似猶謂  
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  
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  
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  
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  
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  
惜地較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  
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

### 高閭傳

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中郎將高閭上表頌曰臣聞形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斃西摧三危之會東引蕭慎之貢



荒遐欵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間覽希心玄奧尚  
鼎湖之奇風崇巢繇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  
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  
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  
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  
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大極悠悠遐古  
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  
拱唯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  
明哲爰暨三季下陵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

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  
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  
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冲素道映  
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  
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  
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  
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祥候並應福祿  
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  
龍蜿蜿遊鱗奕奕冲訓旣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



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  
旌先民有言千載一泰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  
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  
繇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  
仰述徽烈被之管絃

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  
之間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  
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  
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  
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  
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  
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  
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  
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  
逮於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否  
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克俸祿遂  
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  
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



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  
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  
設令行于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  
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  
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  
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  
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  
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  
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  
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  
之議不亦謬乎詔從之

太和中間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  
饑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  
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  
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天  
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  
以叡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方七政  
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



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  
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  
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烝民之姦宄置鄰  
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  
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  
謹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  
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繇人召故帝道昌則九  
疇敘君德衰而彝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  
於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  
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  
數乖於天理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  
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  
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  
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  
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  
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  
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



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  
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  
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  
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邱下館之粟以  
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  
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  
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  
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  
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

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  
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  
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  
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  
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  
而已詔從之

高祖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  
賜問璽書具論其狀問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



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  
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  
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  
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濶難以並稱  
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  
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  
城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  
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  
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翦枝竭流  
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  
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  
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  
運難可克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於泗口泝淮而  
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舩素畜敵因先積之資  
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  
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  
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  
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



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兩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雜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効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 游明根傳

盧昶之在胸山也太府卿游肇諫曰胸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敵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



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

梁軍主徐玄明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間遠若以間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捐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不納

鄭義傳

高祖時國子祭酒鄭道昭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義爲先然則禮樂者爲



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  
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  
籍灰焚羣儒坑歿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  
繇矣爰暨漢祖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  
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投書東觀降  
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  
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  
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

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  
定鼎伊瀍維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  
壤之慶而蠢介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  
車不息而留心典墳妙選英儒省但軍國多事未  
遑營立自余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  
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  
末進競之風寔繇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  
鑒洞遠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  
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



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余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

崔辯傳

正始中冀定數州頻遭水害中郎將崔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饑唐堯致歎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烏鹵菽麥禾黍化作萑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繇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旻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惣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



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  
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汎溢豈是陽九厄會百  
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烏史  
起晒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  
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  
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  
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  
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  
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彫離墳井毀  
滅良繇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  
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塹所在  
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  
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  
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逕瀉其  
撓埂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  
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  
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  
簡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



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因於水  
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  
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  
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  
旬月遙途遠運唯用舟艫南畝畚蓄微事耒耜而  
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  
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旣鄉居水際日  
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  
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暫施行使數州  
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饑荒之士鄴  
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疏入世宗  
詔曰頻年水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曷不遑食鑒  
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  
外量聞



公孫蘭

此書... 公孫蘭... 史鈔一百

魏書文鈔

卷九

史鈔一百  
九十一

高祐傳

時拜高祐為祕書令因奏曰臣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雖



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  
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  
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  
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  
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  
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  
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  
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  
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  
符祥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  
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勲述美  
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  
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  
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於帝篇  
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  
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

揚播傳

時遣僕射長孫稚討蕭寶夤因除楊侃爲行臺左



丞軍次弘農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  
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  
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  
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  
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  
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尅愚計可  
錄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修義已圍河東薛鳳賢  
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  
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

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  
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  
所部之民多在東境修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  
老妻弱尙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  
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

詔太僕卿楊椿徙蠕蠕降人於淮北椿以爲徙之  
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  
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



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邱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徒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

椿已得請歸老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飲食是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約勅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



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  
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  
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  
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  
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  
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勅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  
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  
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  
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  
容易縱被嗔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曾言一人  
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  
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于後終以不言蒙賞  
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  
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諸貴  
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  
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四兄  
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  
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



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  
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  
正繇忠貞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  
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  
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  
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  
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  
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  
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  
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  
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  
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  
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劉昶傳

皇興中宋主彧遣使來朝顯祖詔侍中劉昶與彧  
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爲國妾宜如春  
秋荀瑩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更與彧書昶表  
曰臣殖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旄作牧職班台位天



厭子業夷戮同體背本歸朝事捨簪笏臣弟或廢  
姪自立彰於遐邇孔懷之義難奪爲臣之典靡經  
棠隸之詠可修越敬之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  
敬猶修往文彼所不納伏願聖慈停臣今答朝廷  
從之

時南齊殺劉準問至昶啓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  
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傾危萬里奔波投蔭皇闕  
仰賴天慈以存首領然大耻未雪痛愧纏心屬逢  
陛下釐校之始願垂曲恩處臣邊戎招集遺人以  
雪私耻雖死之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  
投誠累紀本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  
愧出蕃之日別當處分

蕭寶夤傳

熙平初梁堰淮以灌揚徐詔殿中尙書蕭寶夤擊  
破之梁主手書與寶夤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亾兄  
長沙宣武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  
無素畜外絕繼援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上  
破敵以弱爲彊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



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  
景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  
過綴旒亾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  
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亾弟衛尉兄弟戮力盡  
心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  
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自  
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山陽  
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所以誓  
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蟲兒茹法珍等以

雪冤酷拔濟親屬反身素里屬張穆王珍國已建  
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心應上天之  
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  
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耳勿謂今日之  
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  
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  
意朕於昆蟲猶不欲殺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  
生之命也正爲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  
甚或攻小城小戍或掠一村一里或小相酬答終



無寧日邊邑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較計繼伯旣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侵盜之役旣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在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雒真其時矣雖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并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正光中寶劄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於官人用才審於所涖練迹按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亾涯之請馳騫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



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尔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亾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事彫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



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措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僞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



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  
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  
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  
可麤依其準省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  
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  
匪拘恒例至如煖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徬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  
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  
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慙載煥  
矣詔從之

時梁王弟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寶劄表曰伏見  
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  
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  
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  
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  
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誨無所  
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况  
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



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  
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  
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  
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  
韙賁玉帛於邱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於伊雒  
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鑿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  
文身之渠欵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  
昔越栖會稽賴宰詔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  
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  
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旣不親親安能親  
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  
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凶醜寘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  
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  
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  
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  
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  
於盛世



韓麒麟傳

時京都大饑冠軍將軍韓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  
哲王經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  
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  
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  
是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  
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  
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今秋京師遇旱穀價踊貴寔繇農人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  
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繇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  
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  
俗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  
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  
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  
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簡勤相勸課嚴  
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亾



矣往年按比戶貫租賦輕少以臣所統齊州租粟  
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  
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  
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  
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太和初中書侍郎韓顯宗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  
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  
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朝廷但簡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

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  
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  
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臣苟  
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  
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  
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有寸長  
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  
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



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繇此言之止姦在於防簡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正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繇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省高祖善之

程駿傳

延興初祕書令程駿上表曰春秋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誠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



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  
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  
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  
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  
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  
拾遺僥倖於西南狂虜伺豐於漠北脫攻不稱心  
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爲社稷之  
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爲觀兵江潯振曜皇  
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  
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  
吳寇異圖吳寇異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  
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  
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  
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  
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



史鈔一百  
九十一終



